

國史

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32923
冊數	26 (18)
函號	150 23

内閣文庫	
一五〇函	三二九
六架	二六冊
	二三號
	類
	和書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周 157

大須賀酒井大久保本多平岩第三十一卷五十六

大須賀康高一總人其先出千葉氏康高適參事贈
納言戰拂阪有功圍掛川伏而破敵別將又敗其

水兵拔堀川功最從擊越兵于姊川敗之康高人補

為長者此時諸將相誇以深入先衆力戰康高獨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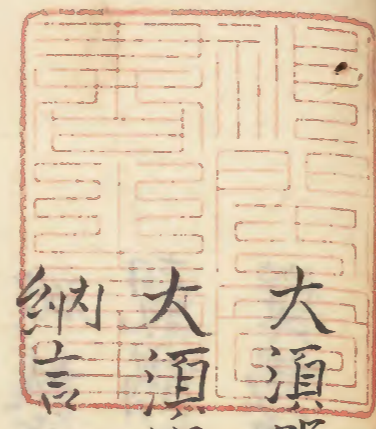
謀持重善知可伏兵所勉厲甚得衆和部下士久世

廣寧阪部廣成寬正重渥見勝吉有千夫之勇每戰

莫不討軍從定遠州取天方飯田先登從伐甲君于

御方原敗甲將小山田昌行而我兵竟不利武田信

綱出森鄉与榊原康政本多重次拒走之斬首百餘



級甲兵始病從還自乾擊卻敵追騎高天神叛以高
天神屬也賜康高壁蝎塚倫其敵從戰長篠破殺其
將馬場信房等軍從取諏訪原攻小山田中其明年
城橫拱迫高天神亟伏而破甲救兵甲君出瀧阪公
軍于蝎塚當之俄失甲君附之康高將騎跡之行約
旗于樹志之卒逢城中出兵迎甲君、、為大軍至
不敢擊康高曰為避之示敵我形追我立盡縱騎擊
破城兵還自持舟勝賴追至大瀨川康高與松平康
親隔水布陳甲兵去救高天神得首級百八十初自
壁蝎塚攻八年於是賜食也城飼郡明年入甲破持

舟兵于遠目阪川尻死与圖部正綱通鎮甲府遂入
信州至乙骨而還亟反擊相兵相兵將欲入古府、
、晴信時居于此康高乃与諸將伏兵數破其支軍
相兵不利退酒井忠次破森長一于羽黑康高出奇
兵斬其後攻又破之首功第一擊三好秀次長湫康
高謂其下曰趨利不止諸將必破伐木作行馬坐休
士馬諸將合敵散走至康高陣止遂合公至擊敗殺
其將圍壁江瀧川一益窘求見康高、、脫甲入壁
見一益曰芽去無顧我止兵莫伐一益悅出大久保
忠世攻上田不拔越欲乘弊代之康高与井伊直政

率兵赴之忠世乃去上田至小諸康高時六十餘賜
松平姓卒康高無子男有從子曰勝政事三好秀次
不在家以長婿柳原康政子忠政年方九歲為後遺
令請合少婿阿部忠吉居橫井決事明年康政以忠
政從小田原之軍小笠原秀政圍部長威年忠政破
相于函嶺三成皆潰康政聞鉢方兵將入城伏忠政
等酒勺擊悉破之小田原平封久留利三万石關原
之役從為後軍三成破進守大津明年封為橫井侯
取松平康元女為夫人生子忠次康元神祖同母弟
也忠政卒忠次三歲立命為賴宣之屬是時忠吉已

還事朝廣宣廣成勝吉議共行政初忠政有所愛硯
傳之忠次、墜地碎因泣不止傳父諛之其母夫
人三士輕責少子其母大望以為信然康高從子勝
政為伏見令白上台勝政調護少子罷三士政勝政
固貴知國人服三士常拚辱之三士不能堪出奔前
河勝政便禁錮莫得仕甲寅上以忠次幼不使從軍
忠次乃不待命行神祖曰是真康政孫也明年以屬
賴宣不遠戰會叔父柳原康勝死無嗣命忠次還繼
柳原氏以橫井賜賴宣是時上徵所禁錮三士居前
澤者從軍而勝政從本多忠朝戰于天王寺勝政戰

敗忠朝死奪邑大須賀氏威絕

酒井忠次父曰氏忠自德川氏漸盛家世為將氏忠以天文五年死以忠次幼立身忠尚代為將治其家而忠尚遇狐子不善迨忠次長為大將擇美田宅自與是以終不相善贈納言之復忠次已與其謀比卒與駿攻守城拔之福金守死尾因喪攻之忠次擊走其將勝家永祿三年從拔九根尾求平于參忠次曰國孤無援非久計駿若不以後讎為意嗜酒好色不恤士民是亡之國也今諸侯唯尾足為援予之平便諸將正親等曰參尾搆難駿君義元陽為救參陰有

弱參之心先君之早世不謂恤我喪名公居駿府收群臣田宅使輕去遷使之如奴婢驅之如奴隸拒之置所異穢矣石之下復置守園崎如令鄙也群臣日夜切齒腐心于駿而事之如帝畏之如神者以公之在其手也義元無厭使公攻九根使公守大高刀兵之所難而用我少衆以謀隕我力以公之明年將之武幸能捷而義元殪倉卒之敗今觀其嗣信佞遠忠與亡國向道忠次言從尾甚善參公曰善遂許尾之使於是忠尚不欲反駿杜門不出討佐脇令忠次別伐板倉重定戰小境不利公合之又戰大敗之親鸞

徒起壁于上野備拒忠尚等伐破野寺柵其夏取吉
田丸登為吉田城主明年令參衆盡屬忠次家成令
忠次逐忠尚、走駿從其子於是忠尚三反忠次
見甲之使謂公曰以臣觀之甲駿相攻不久若然遠
州我之有也願厚積以待諸大夫不信曰甲駿甥舅
之國也其交甚睦豈有相伐之事甲破駿以遠州委
參伐其西駿君入掛川公曰子之言於今有驗為先
鋒攻之遂定掛川從伐越兵于姊川破江越兵于勢
田甲已定駿遣兵侵遠州忠次破之一宮伐解吉田
之圍為先鋒躡甲君與數正擊小山田昌行柵原康

政從公擊山形縣景仲敗之合勝賴將退數正反擊勝
賴破之昌行又成行本多忠勝大須賀康高大久保
忠世疾戰走之為甲君身信豐所乘見尾兵薄莫亂
參無繼者聲鼓齊進參奇兵左右突不克入引還濱
松久之景仲攻吉田會甲君死還忠次追擊破之取
鳳來寺後甲君涉天龍公欲戰忠次固為不可止之
盛張陣于小天龍西台忠次謂使者曰敵近不可動
搖臣居此為犄角之勢甲不敢先涉乃益臨岸為欲
涉甲乃城鳳來寺而還、忠次復盡燒之甲以為吉
田在參遠之間甲若取之地離兵絕遠州自然入于

甲以故亟未不能拔必欲復長篠甲君自將圍之其
九月參尾救長篠謀報曰兵威陳整不可伐忠次曰
勝賴特強無倫何云不可伐破之必兵法者固見
弱為強尾君大悅諸將置酒高會忠次被酒起舞
諸有聲者咸鳴佐其勢兵氣益振尾君顧呼世子執
忠次盃飲之曰願以子之和予我子忠次因進曰西
軍相當無鬪可乘無它奇難克且勝賴不戰參尾遠
未無為尾君曰然為之若何忠次曰臣願自間道燒
奪巢甲君知敵在後不可輒去必銳進爭利將怒夫
謀衆懼不武火起便戰尾君陽怒謂參公曰始我信

忠次其妾如此足與謀哉叱之使去酒數行罷復密
召曰子飲我子釋恨曰者子之言甚善我所以不
子許者恐詔泄禍多於不爾也且胡知甲人不在陳
中層忠次以參尾兵七千忠次謝曰是臣之所不及
也喇枚涉燒久間奪巢破甲四壁作三伏斫甲之路
斬首二千餘級甲大敗績公休兵一月餘取高明欲
攻小山忠次曰公必勿行高明雖敗未有破行之勢
勝賴之勇過于其父而怨參決于骨髓見公進不止
棄毒于我兵老兵恐不可用是時松井康親新賜
姓守諏訪原謂參公曰彼壯者死于長篠所与者老

弱已安能憂小山迄今不取甲復強公以為然攻小
山不克八月甲衆二万至大瀨川參兵欲走山忠次
曰甲雖出未能戰埴川北遂轉如嚮之者遂為殿擊
卻小山兵甲相戰于黃瀨公將入駿州忠次又諫曰
甲雖老足當相參未深結焉止其還伐參夫知戰
未可削勝度險阻背數城爭命于困獸之甲非計公
願軍于瀨戶觀其變公曰不然今之勢甲相承蚌鷓
之敵而參得漁夫之全今而不伐甲竟不可克相亦
望我背約不救留忠次瀨戶餉于軍進至二山甲果
釋相而西相不之追甲鋒甚銳忠次馳至二山諫公

退兵天正九年從拔高天神明年滅甲尾君遺忠次
金二百刀一從如大阪會尾君被弒公將歸參險絕
無鄉導忠次曰臣乃為之耳求舟載公令騎夾涉歸
為先鋒討光秀聞秀吉誅光秀而還大久保忠世入
信降諏訪賴忠公乃以信十二郡封忠次經畧北方
賴忠慚臣于忠次叛求救于相忠次引兵攻高島必
欲屠之唯公以為高島雖降其北尚有數十城人心
未服諸將未可封令忠世往召賴忠次因辭信不受
与大須賀康高大久保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圍
部正綱可三千人進至乙骨人或走告相世子至相

距可一里諸將度不相當引兵將去忠次忠世前爭
高島事於是爭為殿諸將乃罷二人以正綱為殿且
戰且行至新府于公伏兵待其至相數不利大道寺
直政質于參忠次子家次質于相而去尋令忠次奉
良祥主如相還輔公會相世子于總河原秀吉東下
忠次軍于桑名尾君信雄見忠次曰大山拔小牧燒
國急煩足下忠次曰臣雖老西兵非我敵雖百萬不
足畏也臣請為將軍破長一挫其鋒森長一西人畏
之如神獨未燒小牧忠次與戰羽黑走之公以還諸
將曰濃兵在後既秀吉兵十餘万在青塚如進如退

莫能測忠次令軍中具食諸將以為今戰忠次曰秀
吉不向莫動衆惟立壁其後我亦不可去此無食何
以俟且秀吉果不戰相持十餘日公破殺信輝長一
等軍秀吉欲棄其未整代之馳驅如長湫莫有次忠
次本多忠勝曰自後代之雖衆可敗數正不可忠勝
獨以騎造公而忠次欲伐其壁要之不可乃復獨縱
燒壁一方既秀吉去留兵守樂田忠次亟擊破其遊
騎從拔下市場蟹江居清洲月餘罷佐一成政畏秀
吉伐滅之間參拒走秀吉微服潛行至參見參公曰
昔織田氏之威振西海不能當甲越之鋒將軍自南

臣自北秀吉不能支公辭曰我亦秀吉無惡少牧之
戰救尾也非侵奪其境今子命寡人越有難敢不走
其急唯寡人不欲往伐成政出忠次曰公言秀吉當
成政以越自比處公以甲無礼孰甚焉且參居南海
越居北海其間有名山大城非可踰越而到約不出
軍失信不若謝遣公從之增忠次食千石百貫數正
之馳入國崎守之以秀吉使見公結平又輔公會相
若于黃瀬公又欲會秀吉忠次曰秀吉虎狼也未可
以身試信者義顯而後可行夫立州之兵以攻則不
足以守則有餘秀吉何為辭以甲信未定秀吉質母

請見忠次曰可遂從如京師為左衛門尉賜采邑江
州是年以小笠原貞慶真田昌幸如阪天子幸聚樂
拜忠次子家次為宮内少輔是時忠次已致仕追伐
相命忠次興立州兵令家次督松平康直松平康長
為先鋒至小田原別降碓井土氣東金小田原平封
碓井從如名古屋從攻上田天下已定封為高崎侯
甲寅督松平忠良松平忠義設樂貞代小笠原政信
福津是宗水谷勝隆仙石忠政相馬利胤六郷政乘
等攻玉造明年又督松平康長水谷勝隆相馬義胤
六郷政乘稻垣重綱松平忠良松平信吉牧野忠成

松平成重如阪津兵戰于若江家次橫擊大破阪兵
忠輝失族家次守其高田城因封為高田侯卒子忠
勝代立圍及者阪崎貞成其明年移封松代年弟本
多康俊守廣嶋子城後三年最上國除率兵收其城
因封庄內十四万石於是割白岩封弟忠重寬文中
江都葉醫者慶安為渡邊源藏聘忠重女求忠重六
千金慶安私二千金事發治之放慶安囚忠重市川
殺之世謂欺人為慶安自此始寬永三年上朝京師
從行者進位一等還歸進忠勝從四位下等居守于
從行十三年部丹羽長重堀直寄戶次政威并伊直

之前田利孝土方雄次堀直升堀直寄酒井忠重等
治都城忠勝好貨不愛士其相高力喜平諫不可喜
平曰公以臣為相非厚祿重賞以私臣必欲使補過
贊美布公之德于四境封內也今臣言無可庸不堪
其任願乞骸骨避賢者忠勝不許後得茶壺直千金
欲与大臣共譙喜平獨辭曰臣聞一人向隅而悲滿
座為之不樂昔我先君執銳被堅無日不冒矢石霧
露儉已愛下竭其死力是故大啓茅土慶及君之身
德川氏不衰酒井氏不廢子之孫誠承無替而君
驕奢不修先君之業貴無用之寶輕士民之力臣侍

燕于前臣見若琛室滿室思若宣奢傷俗費財厚賦
將墜先君之勲業涕泗橫流無能自禁願臣無豫蔡
忠勝益怒欲以事誅之松平信綱戶田氏鐵恐忠勝
殺喜平得罪于上陰勅吏逮喜平放諸平戶正保三
年忠勝卒子振津守忠當立忠植分所闢佐原二万
石封之忠解封大山石明曆中忠植忠解造内城
寬文八年忠解之國道逢大雪死無子國除是時忠
植遷松山卒子忠豫凡十一戌阪德宗時致仕子忠
寄去卒已嗣為庄内侯立阪田守忠休為後忠休為
奏者領祠曹遷參政明曆二年庄内侯忠當進從四

下卒子忠義立忠義造嚴廟卒子忠真再給事于中
除海道破石文宗時左衛門尉忠真以尉為佐享保
中復為尉使之京師拜侍從卒松山侯子忠寄立為
上修日光神橋如京師拜侍從信宗時為知政事
大久保忠世忠茂孫忠貞子也為人惠愛其下咸願
為之死以故每戰先登功多親鸞徒作乱戰常急劊
無愈時見本多正重持砲將擊已忠世先發中左肘
正重走從攻掛川伏兵擊破敵為先鋒代越兵于姊
川破之忠世有三弟曰忠佐忠為忠教咸勇能戰是
時忠佐典進退諸軍身亦親當敵有功甲兵自見附

從參兵及參兵于一言阪忠佐力戰挫其鋒遂以為
易與至御方原公曰敵蹂城下不擊非夫也諸將更
諫止忠佐與柴田康忠出挑戰甲乃伐參大敗之忠
世見公尚進諫反之令諸將集散卒諸將咸曰備守
禦之具忠世曰臣請走甲壁觀以有餘固士卒之心
亦一策也穴山信春三營不整是可敗集砲得二面
自間道伐其營信春脫身先逃墜崖磯死者不可勝
計於是甲謀曰參強未可克越子尾救之非我之利
引兵還國人答忠佐以挑戰曰忠世之卻甲可補其
過云還自乾敵上下山如鳥伐之散行則復聚射突

忠世墜馬爭欲得其首忠世仰斬三人欲起敵大駭
不敢近見杵浦久藏割牛馬使乘久藏怒曰宜哉敗
也救一人不顧衆以君為命忠世復罵曰与不与
在我乘不乘在子不顧而行從者乘久藏以免其上
下相急如此公怒不克又往伐伏起自谷中忠世斬
前者走其餘長篠之戰植柵三重不得縱騎步伐敵
以諸將砲隸忠世忠佐謂兄曰兵我之由也尾先參
戰參之恥也忠世然之出柵入柵誘盡斃之尾君望
見兄弟曰使衆如指貽敵如膏為在于前在後為在
于後在前我觀天下之士多未視如此人尾之士誠

不及既忠佐如岐阜尾君厚賜之曰髯將軍何在長
篠之功竟輸子兄弟忠世美髯髯号曰髯將軍云公
攻二股不拔留忠世獨攻之得柳原康政至攻降之
以忠世為城主伐乾兵于觀潮阪二子自石峯下臨
乾兵乃走忠世攻乾凡四年攻降乾甲君宣言攻掛
川出師而納糧高天神忠世与本多廣孝為之如掛
川遂圍高天神忠世特險不設備城兵夜伐驚之追
斬六十四人甲相距黃瀬參軍于大瀧川上軍中
夜驚忠世揚火中軍使人走呼曰公至公至軍乃定
取高天神所將士斬城主首天正十年從圍田中其

守見忠世年之城亡甲滅後四月尾君死甲信盜賊
大起殺尾所署守吏忠世入信州降諏訪攻為相者
參兵益盛相兵退年柴田康忠管治定顯鎮甲府前
田中守為參攻岩尾死忠世適定小室以北十餘城
賜食邑佐久督信州軍事管治定利柴田康忠佐之
公与秀吉相距忠世恐越擾我邊部署諸將塞險阻
絕越之敵已如濱松真田昌幸及通使于秀吉忠世
將鳥居元忠平岩親吉岡部長盛保科正直諏訪賴
忠松平康國屋代勝永三枚昌吉下條信氏遠山直
景室賀入道大草武川衆七千騎攻上田遇伏破忠

世忠教聚兵加賀川三百人欲絕上流襲後諸將咸
止之曰獨昌幸可敗耳不可當越猶與未發昌幸亦
知忠世有異而去初忠世欲焚門康忠止之敗康忠
慚明日年忠世攻九子見昌幸出欲伐之諸將不欲
會長威少有利欲乘之不應忠世咬臂曰諸君弟從
我後我為諸君戰至莫無言戰者忠世搏膺大望曰
縱鳥于籠從是越兵日出紹參之軍公令大須賀康
高井伊直政等適班軍忠世獨守小室會忠世親石
川數正為國柱台立台忠世勞且謀与阪平忠世曰甲立
公子龍芳走越昌幸欲囚之復甲忠世恐懸邑使守

小室原自慶年數正有謀欲有信州臣去必田臣逃去詭惑

小室無應者忠世命忠教曰曰臣能然大夫人不
望臣貧邑易愛耶請使它人忠世曰我過兵我過兵
一子死一子存子為我死忠教訥然笑曰有兄使弟
敢逃死其於大雪無礙明年居忠世濱松如京師
昌幸懼降于參後督諏訪賴忠等攻小田原
平令公封忠世小田原是時忠世子忠隣封為羽生
侯自有傳公至江戸城焉忠世所部先成公欲爵之
忠世兄弟固辭不受曰臣德川氏之隸也不慕天子
之爵文祿三年卒忠世勇不顧死及為將拊節務成
節吏之功信義結人之心有治國之材儉嗇衣服器

甲不敵不造月不食七日謂之七不食以養士卒人始咸若而誹數年能任上下相安如父子死之日識不識莫不流淚初尾攻福釜忠佐擊其將墜馬尾兵乃走親鸞徒作亂公親戰忠佐擁馬首止之公拊其背曰大久保氏之功雖死不忘遂言公釋鎮其徒從圍掛川得列將一人戰羽黑馳入敵中蹴仆一卒顧從者斬首一軍咸歎凡公之出未嘗不從必疾鬪深入不顧其身然竟不蒙創一小田原平賜邑茂原從世子戰伊勢山封治津侯卒子忠兼代侯不久忠兼卒欲立忠教辭曰叔父不可為後且臣功不應侯不

受上方怒忠隣毀治津國除忠為曾冒敵陣公壯之曰後無復為、弓隊將戰關原忠隣子忠總承大垣侯後請與忠為如國共決國事上曰我不復憂大垣阪之役忠為號令明下能用命忠總用是成功敵欲復伯勞淵望視忠為獨至以為大兵在後竟不果攻神祖令忠總與之可石未及受封卒忠為子忠知為親信以宮衛居阪軍中為敵所圍詔曰公等不識我乃死敵馳歸獲免歷行人御史卒于宮衛將子忠高憲宗時數遷至給事中封刀石護作護持院忠高子常春仕文宗自奉朝請選為給事中三年除參政

德宗立再增邑封烏山從如光陵遷和政事增万石
卒子忠胤字子相立
忠教攻高巢先登時年十六云拔高天神斬城主固
部長教相參相距稚巫自稚巫歷古府郡內可達相
忠世遺忠教松平康忠絕古府之道相恐求平慶長
五年以槍兵長從伐三成阪之戰中軍旗動忠教漸
之言上曰槍從旗者也臣為槍兵長旗動臣必知之
言者妄也不可不察冒死保其不然太宗時遷砲隊
長頃之又為槍兵長以貴槍兵將也年七十餘死大
宗使就家封万石忠教曰生不得封侯死何為請

辭之使者曰君受之子孫享其福忠教曰我子有材
自得不待我傳竟不敢受忠教歷三世聞和故事集
國家所以興起題曰門外不出世謂之三河記每卷
有跋之語其書三卷見朝廷貴客以爵祿心不能平
言非親旧臨難思免不可屬以大事至深切或曰觀
子之所著三河功臣獨有大久保氏其實然曰非我
為大久保氏故記大久保氏事若在他人又叙父祖
之勲耳目少好勝人任意放言去上田時本多正信
作繅引之陣忠教聞之曰有伐疑之法不聞避疑之
法夫鷹師知鷹耳使世子不及關原者用鷹師故也

見之花宗茂後封諸人曰子何不為賊上之所親
貴且封常侍間譙舉上勇略上悅詔關原時事至破
岐阜三成等面如灰忠教倦將睡拒目曰豈如上在
小山時耶土井利勝有駿馬拊其尾曰汝能免主於
難其無忌憚如此賞賜絕無及而不封侯德祖時坐
事出之都明日午近臣戲便坐倚德祖笑曰如忠教
法不能加待之如初又使人自己所謂曰上疾子之
刀之長忠教漸鞘露刀之末朝見上曰臣能斫鞘不
能斫又常賜鶴羹適大官無餘膳有菜無肉忠教曰
臣以為唯大官臙鶴如此臣家常食之還封菜進上

庖人以實以聞上大笑諸自也未者當獻其地所產
忠教獻紙持餘詣執政之門謁入則持去竟懷歸家
太宗問可使伐耶籟者對曰上所愛敬春姬天海咸
可將時已遺故侍中重昌後遣知政事信繼忠教愕
曰侍中死太宗因數召名將曰得此一人我不憂賊
忠教曰雖今不無唯上不知雖言放肆要出于愛上
如此

本多廣季自父信重時為土井城主号福豊後守方
此之時參城邑或之尾或之駿朝夕規其利特廣季
於參未嘗有離心贈納言卒年諸將攻拔安城永祿

三年從拔九根公令廣孝壁于小牧迫東條公之拔
賜貝福新塲長良從戰小境斬首百五十親鸞從作
亂擊賊屢破東條兵以功益食邑是時名廣孝子賜
名康重從是常從軍駿園一宮廣孝因商賈縱反間
駿軍中使言曰甲君貽駿大臣因父亡在駿入駿搗
伐參者妻子以免召之以遠州封弟信澄已併駿
人受盟駿君恐引兵而東參乃追擊破之明年取田
原為田原城主從攻掛川從戰好川從戰御方原還
殿久之破甲于森鄉甲自晴信時常勝於是始病長
祿之役別從酒井忠次屠鸕巢敵擊傷康重天正五

年遠州平廣孝請致仕憫老許之賜久野二十貫是
時尚以錢賦田拔高天神子康重獲二十一級方甲
信亂父子共入信州明年廣孝為右兵衛佐猶稱豐
後守小牧之役壁小幡通參堀秀政伐破參軍父子
咸傷從者死者三十六人又復破秀政既康重從攻
蟹江割未瘳石川數正出奔内康重子紀貞為質不
受曰參國孰疑卿秀吉入九州廣孝為使者在軍中
攻岩石先登明年真拜豊後守改越前守以康重為
豊後守小田原平封白井二万石後廣孝如名古屋
還卒于江戸慶長五年康重從世子園上田為殿去

明年封國崎五万石出曰我家何辜于國而得此命
聞者以告神祖使人追之謂曰國崎根本之地久之
乃得准可居之者非世有功勞如子者不可子胡不
体此意康重乃悅雖地狹肥美甲于天下收租三倍
云康重卒有二子長曰康紀代侯少曰紀貞以其旧
封為白井侯補大衛將傳子忠能甲寅康紀部當備
前島改為前軍、罷監役徒毀阪城明年督本多康
俊遠藤慶隆石川貞政時田廣定宮城丹波等七關
峰又為前軍欲戰康俊止之城壞獲二百餘級康紀
子忠利太宗還自京師至國崎益忠利五万石忠利

卒子利長幼移封橫井分五万石封三弟既利長暴
國人怨之嚴宗殂飲倡家不知屬吏按問有欺關吏
隨妓女西事天和二年削封食岩瀨万石尋以為縣
官執罪人、亡命不得禁止其第卒無子從子助
芳立助芳上書曰岩瀨磽确無田雖曰万石不中千
石以千石之地供万石之役衣食無所取給臣願歸
岩瀨免為庶人上憫之移之扇川用家丞之策善事
貴人言二祖尊遇其家伏德宗驚曰吾未之聞聞從
封飯山二万石卒今侯利為其孫也
平岩親吉弓削姓父名親昌尾平岩人也親吉生喪

其母久之後母謀殺之乳母懷之奔參長事贈納言
從公執于尾如宮崎還攻九根有功破吉田兵于其
如園掛川城中賂久野宗能使反參宗能不可宗能
之宗有天下城主宗政謀殺宗能不克奔甲因甲之
力入天方此時親吉聞甲君病篤攻出宗政從石川
家成取角輪從破越于姪川甲于長篠前是後母逆
親昌死携已所生子助六歸親吉。善遇之榊原
康政有怒助六傷其額助六欲聚其黨死之親吉知
康政材略衆莫之若者為公惜之拘助六不使得相
仇公為忠為世子傳至尾欲殺世子見公曰臣為傳

無狀使得罪于大國臣罪當死公願斬臣謝尾。君
必釋今公不從臣之言悔無及也公竟殺世子以親
吉為將破甲相兵以郡代督甲軍事為主計頭攻小
田原別与木多忠勝鳥居元忠拔築井進攻岩槻有
城中人出不得歸者縱騎殺之職志止騎曰窮寇無
伐雖一人不必不傷且又不足為功緩使入城得追
兵之路親吉曰善用職志之言攻克外城小田原平
封厩橋四万石立為大將統關中兵名古屋之役加
人殺我汲者親吉過逢之即代加人秀吉使弟秀長
親止之乃歸慶長五年親吉居厩橋節度諸軍明年

封甲府六万石以仙千代為養子仙千代卒養忠吉
卒養義直封千尾從親吉于大山監國事
又不養陀子卒
史臣曰若讀參諸將傳至酒井忠次辭信歎曰天之
助我國家一至於斯乎織豐二代樹爪牙股肱腹心
于不可知之地而威中國遂使夷豪傑得志天下而
後指大千臂大千身之勢成衆衆之不服却禍其
身於忠次之辭信蓋深悟其非而不大封功臣以安
豪傑之心當此之時忠次之功冠諸將辭其賞雖出
不得已亦知不便國也忠世兄弟確然秉志不受天

子之爵康高獨入敵中不疑廣孝重義終始不渝親
吉為國不惜其弟為世子不惜其身咸古之良臣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井伊本多柳原傳第三十二 卷五十七

井伊直政遠江國司藤共資後也世居井伊谷王父
信濃守直満從駿死桶狭直政二歲時父肥後守直
親使屬吏小野道好請事駿府道好諧直親受盟于
尾氏真不信使直親友新野親規適問狀直親驚曰
尾不共戴天仇也庸渠事焉還親規適願面見謝之
掛川守朝比奈恭能聞直親被告反不知其事解見
過掛川以為欲襲駿發兵追代殺之道好心私悅欲
殺其兒除後患謂氏真曰必為駿之害者而親規與
直親交愧不能免無辜又絕其嗣陰匿直政頃之親

規道好成死駿亡親規妻避亂濱松嫁松下清景使
直政冒松下氏姓適參公出見兒于道進問誰之子
直政美容止所言有次序公異之乃置左右賜之父
之田為井伊氏撫其故士衆每戰常力戰冠軍甲信
平立為先鋒將封四万石与武田氏士二百人旗甲
皆赤小牧之役為先鋒出長湫直欲伐敵未近藤信
田曰參兵見追而退若此是軍俱破若少南者壯者
已過逢後者老弱是必勝之道也敵果改嚮陳乱弓
砲雨下不能支而去池田信輝森長一奮集直政會
中軍躡山黃金之扇照日而下二敵咸敗斬首不可

勝計參兵圍上田不克直政与大須賀康高松平康
重牧野康成管沼定政等立千騎往伐攻燒九子逢
越兵至而歸公還自京師令直政還秀吉毋質于參
秀吉飲之酒石川數正在座直政始不交言謂人曰
背叛之人何面目見我哉其強直惡如此後二年
從如京師拜侍從兵部大輔小田原之役督松平康
重等攻足柄山潰攻小田原三月言公曰軍老兵
臣異一戰勵士氣攻篠郭二反以無後援去伏兵斬
追者四百餘人作地道未成兩城陷遂燒破篠郭小田
原平封箕輪城高崎居焉於是立直政榊原康政本

多忠勝石川康通平岩親吉為大將以吏悉屬之而
守伏見九戶政實反為先鋒至岩手与堀尾吉晴蒲
生氏卿淺野長政進攻降之別攻殺賊松王秀吉薨
公遷秀賴于阪三成等相結欲危公阪以東大擾直
政陳兵淀水之陰迎公直政在後康政在前夾舟還
伏見既而會津之事起公東至石部排戶直見公曰
今者將寢一老翁足蹴臣枕曰急去莫及難爾尚何
寢臣視之無知想臣父也願公速行是夜三更時公
去石部三成謀臣嶋勝猛涉湖襲公石部至則公去
已遠至小山三成反書至公曰計將安出本多正信

曰諸侯妻子在阪恐不可用公願謝歸慰其心盛兵
三關觀天下之變天下未無變也直政曰時哉時不
可失也擒豎子臨阪天下不足定也方今之時天下
孰當我前者且也從正信之策所以北條氏之社稷
也臣不忍見禍至請從此辭再拜趨出公止之曰善
從子之策乃並用二人之言置酒台諸侯福島正則
等使正信語之曰三成連諸侯欲与我爭一日之命諸
侯辱賜寡人者其家在阪而固与三成交請早西歸
以安室家正則扼腕曰將軍不負孺子諸侯不為妻
子改其圖將軍願速伐三成率欲歸之衆言救其妻

是非得已誅三成後相持加改

子必有功諸侯咸曰正則言是公乃令直政本多忠
勝護諸侯軍諸侯如清洲待公久無事使行人直吉
激使共戰不者寡人不行二子止之直吉陽許告諸
侯直吉起拔收阜是時直政破稻葉山公悅止勿
復戰親將至國山中村忠一有馬豐氏戰抗瀨敗不
克去二子行收兵而歸敵不敢追三軍大駭直政欲
攻大垣忠勝曰諸侯之爭三成者日未壁其側使人
見之東西數十里若攻大垣使彼承其弊不若引兵
西出畿內據大阪塞海道無不服而後取大垣若探
物于囊中公曰然三成從我後直政曰為致戰張陣

立忠吉為將

道北山入菩提留兵塞險隘無如我何公曰善部署
已定會三成等引兵西還明諸侯至關原直政與松
平忠吉馳突倫薩兵追兵斬薩將豐久三成已走公見其
傷起求藥賜之次與忠吉傳其創明日監屠次山與忠
勝以諸侯如大阪大老輝元奉行長盛出城請降直
政乃內兵西城於是天下咸歸于我上至居西城以
直政忠勝康政為執政典軍國事上將伐土佐直政
召土佐侯親謝侯有兒賢前通使江都侯怒又懼分
土佐封之殺之出上怒收土佐明年封直政沃山進
從四位下謂曰滅三成子之計也故以其地封子歲

餘卒長子直勝立為沢山侯次子直孝生于民母所
年十一殺人直政為類已陰与所執麾兵之麾將死
台使事世子甚幸為掃部頭宮衛將遷自田原遷大
衛將封万石慶長九年沢山侯移治于彦根收上野
成焉十八年城京師初直政有大略好殺伐其衆不
附弟以威強服之已至直勝國不和神祖逐鈴木重
路等鎮國人直勝恃父功無奉上意數徵不朝志曰
使我不遑安息豈所以遇功臣之家耶上將伐阪命
為先鋒補病不出上令直孝將彦根兵造軍神祖已
知直孝能使衆立為彦根侯食十五万石貶直勝為

安中侯食三万石直勝子曰直好益五千金移西尾
造鳳来寺祖廟徙掛川直好孫直朝憲宗時給事于
中二月病不朝使人視之不有所省發狂妄言上以
為不可侯廢之封養子故彦根侯直談子直矩与板
二万石為後德宗時致仕至孫直貞無子以桑名侯
與平忠雅子直存為後

直孝為先鋒圍阪回加越攻城死傷甚多築土山迫
城明年春罷將歸發砲而行城中應之德祖責之神
祖徙其兄安中三直孝為彦根侯固辭不可乃歸就
封其夏阪和破言燒京師老幼相扶移家嘗皇城直

莽与松平忠明本多忠政帥兵往鎮復起兵伐阪藤
堂高虎伐阪將木村重成于若江直孝衆之重成及
客將佐熊正頼山口弘定内藤玄忠牟礼朝泰走死
得重成玄忠首明日擊破七將兵真田幸村合越兵
直孝高虎橫擊之阪兵散不復戰至夜圍陳倫不虞
德祖令直孝守秀頼神祖不忍欲從秀頼高野養浚
夫人以万石使屢反求輿欲出未至直孝曰是所謂
飼虎害其身者令從者鼓譟發砲秀頼為不濟死上
賞直孝高虎金銀宝馬邑五万石賜之璽書以直孝
為侍從知政事久之直孝賜暇之國家丞圖本宣就

言事曰俗侈無節度公為知政事不先正其國無輔
上正天下請為諸臣作節度直孝曰然令之不如身
之傳舍食其地之產不以珍從家丞以下賜綿衣
之彥根人見之懼又見騎士家馬良屋卑曰屋固本
不可騎令吏厚賜之從此之後無以奢侈相矜者元
和五年上如京師適削執之從之北地抗彥剛不顧死
恐蹀血江都高虎曰以好台之一夫之事耳直孝曰
不然高虎知其一不知其二若高虎之言誠易然從
此之後天下諸侯望見宮室如趨狴犴豈不危哉上
願台正則數以其罪不可若國使其自引咎解彥印

若歸國自便使正則擇一正則不敢背且也不至斯
使、者就郎于江都正則必出上從其策擒正則益
封直孝也乃德祖春秋方高忠長見愛幸殆欲代
太子而官在朝無不盡敬送迎直孝頭言于朝曰駿
疾上之親子東宮母弟也百司敬之如家適不改大
不便于國從是而官無敢盡敬世子愈安德祖老倦
于政將遜位台列侯宗室直孝諫曰天下新定大役
歲興至今未有一日息民加之以傳位于世子天下
不必不賀車馬馳于夷蠻玉帛結于道路不數年不
周也諸侯何衆供其役何財給其費上雖病未喪為

天下自勞上謝曰誠如子之言然事有不可已宗室
已集列侯皆至咸和我意如此不可改子後欲有言
以今不見從莫默于後直孝曰臣言不善則已善而
不行後言無益臣不敢言上并利勝言上曰直孝言
直上許之天下百姓之幸也唯上察焉久之上聽利
勝、引直孝謝直孝不可曰上為天下而不為直
孝何預臣之事臣不拜上益重之命罷朝者三年而
傳位大宗寬永元年城二條遷為右少將十年益地
為三十万石明年上過彦根直孝命國臣避妻子于
鄙邑前是它族避舍後以前堂館從者上於是不館

彥根直孝曰是有諍臣者從立六騎及舍上聞臣見
之待之如初世子還自山王過直孝至元服為正四
位上左中將加之爵從是後舉世子威如此時太宗
厭代上未能親政流言曰興紀侯使、請直孝謀事
使人謝使者曰歸諾君侯臣不忘君侯之德病不能
承其惠如何使者未去戒駕詣于朝使、者觀之仙
臺侯忠宗父政宗時神祖計年之百万石有惠書忠
宗諸不止必從其約利勝曰上唯直孝可使直孝如
仙臺邸求見惠書投之火曰我為子除伊達氏之憂
神祖視其地無可割与者故不封至于今、君挾惠

書責信朝廷、無如君何必移君西州与之百万
我聞仙臺之廣雖儉歲可得二百万以上失之非君
之福我敢冒死除君之害於君如何忠宗泣謝曰請
從今因子得改事上明曆灾賈人占良材貴賣直孝
伐木別墅為屋編其末為藩諸侯劾之亦議木西國
橋其夏卒年六十九先是上憫其老賜杖于朝然早
起拭刀至死不止雖不知字闇古今君臣成敗得失
每朝罷請時名儒羅山与誥江都令石谷貞清居側
記之有謬未嘗不知羅山歎曰君侯固非常人又善
与人交欲有餽雖魚蔬必省曾与桑名侯定綱相失

謂人曰天下有事今世唯定綱可任大事我適賜酒
上前單杯酒至此雖悔靡及定綱聞欲詣之會病卒
永井尚政自親衛將遷知政事私直孝曰勿以庸猥
幸見教曰朝廷非相教之所願幸相過尚政退朝往
見直孝曰人有言曰念為寂子知之曰知曰子能服
此言終身可無過又欲使民無訟令民爭事者西家
相會務盡其情而止連隣國者忍勿言詰吏不直無
輕重磔死以故訟者竟希直孝父子建大功兼國之
柄威滿無過失功臣之家莫大焉四子其三已死季
之子直澄代為彥根侯拜侍從六年為執政以祭光

陵拜左少將掃部頭是時宇都宮人奧平源八率眾
殺父仇十餘人逃歸直澄有司以勳眾都下欲法之
直澄曰勳眾固當坐然其仇以眾自守不用眾不得
殺若加之法復黷之義塞而忠孝之道廢上乃流諸
大島執政十二年病瘵卒初其父愛叔之子直時欲
立之死先令直澄勿娶夫人傳直時子直諫於是直
該立為憲宗使于京師拜左少將監光陵工作元祿
八年命預政事十年為執政視事三年致仕初上未
立世子嫁小室立于紀世子時人謂是必立直該曰
時有流言非善事自上立甲侯為世子以此不得久

居位孟之子直道立為文宗嗣位使京師拜左少將
踰年卒仲之子直恒立直恒立數月卒叔之子直惟
季之子直定幼上復起直諒為侯執政掃部頭以為
章宗加爵為正四位下右中將正德四年先通前後
年二十八年侍從倫中守直惟立分刀石封直定為
德宗祭光陵為左少將為世子加爵進正四位上左
中將并伊氏自直孝時率騎步清道於是從上光陵
初直孝約國臣不得至刀石直惟益木股清為刀石
好酒不省政怒庵原主稅諫不止幽之已致仕以子
直禔幼立謁者直定立為主稅問政立其後為上

使賀即位為左少將為長孫加冠為正四位上左中
將直定賢世望其為執政騎士何人曰今之時無此
事君亦不能侯曰子何以知我不能對曰上明察吏
奉職不待執政昔者明曆之災葬焚者于本所十餘
万先君以為今存者其父兄子弟也莫時月不造橋
徙是屢壞詔知政事興作之事當是之時上委政輔
臣吏極醇謹今君知興作之事詔之耶以無知事明
察之主君之短也臣故曰不能且上今不待執政信
宗時傳封于直禔立為侯上復起為侯以直禔弟直

英為嗣

本多忠勝者從泰親戰于伊田者助時玄孫也大父
忠豐年大久保忠俊等謀納贈納言戰死清勝父忠
高死于安城之戰甲君入御方原叔父肥後守忠真
以尾兵陣本阪忠真死尾兵敗入參陣參以是敗參
公如清洲忠勝年十四執陌刀在前門卒呵忠勝瞪
目叱之咸慄失仗伏攻長澤忠真斬一頭呼忠勝為
爾之功忠勝不應前斬一人從是每戰未嘗不從
必先衆奮擊也見附使忠勝視濱名都築又具言二
城不可攻遂使人說降其守令忠勝為濱名守為先
鋒攻掛川拔堀川功多參尾入越江背約絕其後糧

道尾君先去不告公以收尾將秀吉歸尾復請師忠
勝曰自入越以未尾不可信然固已許之不可不從
公曰然至妙川伐走越別將公行境至大瀨川甲將
下馬伏道左見從騎寡追伐之忠勝康高康政忠世
忠佐分三舟破甲將一舟走甲君在駿遣從海上侵
掛共忠勝以大河內秀綱計襲甲卷旗趨海口甲人
以為不意逃走燒三舟斬二百餘人內藤信成等見
甲軍恐為獲遣忠勝忠世迎甲及信成于一言阪布
陳不戰忠勝曰我兵寡而不速集于我者為使奇兵
絕後不去為禽彼若馳涉可破与忠世馳甲陣左右

貫軍而出燒見附絕其道甲兵進至小天龍止是日
微忠勝參兵殆盡參退御方原甲騎未衆忠勝繞槍
拂之前者六七十人墜馬而死甲人大駭甲兵出于森
子諸將從公夾擊殺數百人甲始病甲若追我于天
龍忠勝立馬水中而待甲騎目之曰是參猛將也不
果濟後為護軍伐甲于長篠白公曰軍寇旗屢從不
文我于戰大勝從定遠州為甲守者取高天神斬首
五十二從入甲滅武田氏還從公如大阪明智光秀
殺其若公欲伐之忠勝止曰舉寇之寡伐主之衆逆
順之勢恐不可必還歸加兵譬猶湯灑雪公曰善如

木津有一舟在中流呼之不應忠勝執弓嚮之舟人
懼便反既濟壞之厚與其直從是所至主人畏威利
金莫不竭力致誠至多羅尾、、、光俊親迎公咸
竊相謂曰言甘無他恐其有變不若止忠勝曰吾彼
若欲為變雖不舍能無危乎不若因親之安其心若
有變忠勝請帶之餘擊諸麾下公乃從之小牧之戰
破殺池田信輝于長秋秀吉棄小牧走長湫欲棄兵
未整而伐之忠勝曰秀吉新至氣銳破參軍必也我
若死之雖不足傷使於其隙自固率石川康通與松
平康忠等五百騎追之与秀吉並行動輒持滿嚮之

秀吉是以不得疾行止其下勿戰曰雖少不可侮忠
勝至曰秀吉入龍泉寺不整襲之可斬公壯之不許
唯信雄欲觀忠勝之戰固請出之忠勝乃陷陣還士
或失馬恐其為求之沒敵馳歸入敵之中取馬而還
觀者望以為神公与秀吉平從如京師拜中務大輔
賜第宅督管品定盈等攻小田原与鳥居元忠平岩
親吉北略地定上州十一城會加越兵于鉢方燒其
積聚還降甘繩与甘繩守及淺野長政木村重茲等
徇武總定四十餘城軍于廳南鎮二統忠勝子忠政
尚幼攻岩槻斬猛將妹尾兼延秀吉異之与之刃至

如奥州下野有獻佐藤忠信胄者曰忠勝于廳南曰
忠信以身蔽其主而代主之死子之從于長湫有忠
信之忠今天下唯子可戴其胄親取而授之忠勝常
着金飾鹿角兜不憚比已于忠信与之次子忠朝以
己胄与長子忠政秀吉又謂公封諸小瀧為大將更
如伏見為先鋒至般名与又西如衣古屋淺野幸長等
欲誅三成解三成奉行歸沢山三成城澤山幸長等
曰疑有奸邪之計忠勝使視沢山又曰不如諸侯之
言聖牆除道所常有已慶長五年從至小山与直政
護兵如清洲攻坂崎阜九月公伐三成執兵據南宮

諸將曰是懼矣我右忠勝曰阻山自守其心不在戰
然亦不可無備遂追伐薩侯其馬中矢殆獲楫金平
載已馬以免此日也斬首九十餘級又與諸侯進止
見諸侯曰諸侯咸甚勤福嶋正則曰中書用兵過于
所聞諸侯之功中書之力也忠勝溫克戰陣有不可
犯之色詔其下曰而不貪首功待我發蹤至戰人
莫不立功而樂為之死關原之戰諸侯因忠勝破敵
忠勝之功於是為大上至大阪以忠勝為執政典軍
國事明年封為桑名侯是時二子忠政從世子園上
田無功忠朝從父躬親斬薩二人擊破薩兵封忠朝

小瀧侯忠勝見二子學檢曰我善檢者以少時親戰
也其時從者不過數十百人不得不親戰今幸得見
封比小國諸侯而等威將數百人當學使衆破陣
而執匹夫之事非所望于而等後以諸侯兵定上野
致仕立子忠政迨卒子錢忠朝巨億可忠朝和兄不
憚諄守藏吏曰大國用廣今一朝盡去有急不可具
愛少子人之情也此非至言莫使兄聞忠政聞大慙
勅吏固身減之至半忠朝竟曰友于之義莫不相救
藏于桑名如藏小瀧何必已藏不受甲寅忠政為先
鋒猶桑紀通有馬直純右田重治一柳直盛織田信

重分部光嘉等属于忠政真田信政真田信吉淺野
長重松下重綱秋田實孝植村康明一色義直大須
賀勝政等属于忠朝軍罷忠政監毀城者嚴肅一毫
無犯者神祖稱之初知政事正統謂忠朝曰子前年
獻熾善今年不獻上恐有所不悅尚暑中有極善者
為子納之令燃不如前神祖意其為人以父故特立
為將忠朝多力持鐵仗可八尺揮之如揮竹令奴真
之八人能擊是以親戰欲挫敵忠朝入今福多池澤
方齊攻每後使吏請徙部上顧左右曰兇遂不似其
父忠朝不審其故大望曰我必死于此會交綏去明

年和破管治定芳稻葉紀通一柳直盛分部光嘉織
田信重右田重治等属于忠政擊破阪將于道明寺
明日戰天王寺斬首三百級長子中務大輔忠刻次
子甲斐守政朝少子忠義年十四從軍咸有功神祖
拊其背曰吾孫也可使為將忠義母信康女也故云
爾忠朝督真田信次秋田實季淺野長重松下重綱
植村康勝大須賀勝政等戰于天王寺東戰半進入
敵中死秀賴死忠政比高藤橋受降忠朝子政勝幼
以其姊女政朝嗣小瀧茂移于立野元和三年從忠
政食姬路十五万石藝彦有罪國除守子城撫士民

寬永三年從朝京師拜侍從是年子忠刻卒忠刻以
尚天壽主自食十万石於是地入縣官上以赤穗四
万石封忠義為忠刻後後三年上不豫忠政馳如江
都得病卒立政朝代為姬路侯以四万石侯政勝以
万石與忠義政勝怨政朝不盡還已小瀧割万石與其
弟迨政朝卒二子政長政信幼立政勝為後曰政長
十五歲傳之位政勝乃出二子于外至期請避位上
止之使終其身政勝持以前言請之非欲實避位是
以不重言為姬路侯一年從封郡山居郡山擇健士
二十人遣四方為遊山川為商賈偵知列國阻隘變

故慶安元年命如參祭贈納言三年子勝行卒勝行
初代父食四万石於是三万石封政長以万石封
政信久之政勝卒政長立以六万石封勝行弟政利
郡山相日高右衛門以政長與子欲立政利為嗣和
宗族怒曰我雖以國亡不傳內史之子欲誅日高
出奔延宝七月上移政利食明石六万石還前所
受地于政長為十五万石是年政長卒以額田侯松
平賴元子忠國為後移封福島天和二年從為姬路
侯政利坐遇士民無道削地食岩瀨万石後坐妾事
國除囚諸庄內侯遇之不如法從者訴之上使

二御吏往按之移政利國崎讓在內族政勝竟絕祀
忠國賀女御拜侍從正松山阡隔浚大和川卒以子
忠孝幼不可鎮中州從村上除海道砂石室永六年
病死上曰忠孝年不應生子置後然祖先之勲不可
廢封完栗族忠英子忠良五刃石為後忠英政勝季
子後干政信者為大衛將事德宗三年卒少子忠方
見今為族忠良封為中務大輔移刈屋自奉如士庶
人盡祿故眾與學士林信篤處士大宰純友善受和
干上以好琴聞為侍中拜侍從歷文章二代移右河
章宗啟代乃免德宗崩自符火大起命忠良化河上

先驅避之忠良不可曰臣奉命衛駕行至避兵非所
以命臣也臣雖得罪不敢去享保未為知政事侍東
宮數月信宗初大見信用久之免知政事位次特進
忠刻弟忠義追改反十四未應從軍神祖有業名忠義見請從孫許之至傳城汝所慕古名將誰忠義曰能登守教經力敵万人所
當必碎臣得比名死無悔上乃拜為能登守賜名忠
義傳子孫忠字為名使勿失職久之忠刻死天壽主
無子立忠義為後封赤穗侯三從食白河十二万石
及墾田万五千為人嚴正尚武長子忠平為嗣餘五
子任職事比門子仕者露脛立于風雪中寬文二年

乞骸骨長子忠平代立分群弟邑忠利万石忠次墾
田忠晴忠尚二千五百石忠常特少不得邑養于大
夫家迨忠晴嗣兄忠次使忠尚併有其邑歷官大衛
將軍憲宗時有寵遷祠曹封足助侯典列侯重書三歲
餘同阪木正純削邑罷官嚴宗上光陵白河侯忠平
率兵化今市憲宗初徙宇都宮為奉朝請五年徙郡
山卒立少弟忠常命造和州地圖忠常聞川井正直
喪父如礼師事之於是守制三年唯公事就吉置侍
講四人每日二人入講經礼之如事師又起學館自
士大夫至庶民並至受業居國無妄媵早起東向拜

如待拜謁晝讀書聽政夜聚老人共語月食官長謂
曰先世嘗二日一食我与卿等不忍常珍味故以設
之今江都不殺鳥獸雖令不及宜不食鳥春日祠藤
氏所出在疆上恐煩民不往唯為省墳墓試武藝出
二与衆同食衆未食不敢先食不過市不避農務在
利民_二戴之作屋居乞兒邑無盜賊又慮吏為姦置
投書匭別邑宰虐民將詣官忠常親謂之曰汝輩不
告我而詣吏我視猶子女視不猶父是我不德也詣
官便詣歸鄉便歸唯夫所欲皆叩頭請還与衣酒食
遣之立六年國大富以先君命盡還所假貸農商併

息与之居邸燒衆朝請減祿之半不許曰困下獨夫也空府庫可也居邸不造可也祿不可減也衆曰以君之惠幸有餘糧雖減之三年不闕賦君若不許臣等不敢出忠常乃為之賦豫章千農商亦相率請進是時諸疾行鈔過半有令：贖之皆用七郡山特如其文農商不蒙上下有禮樂從其所令小將或請臣屬繫獄雖非其罪臣義不以為屬忠常曰我勸公等為學為此故也自古善人受辱者多未嘗不稱其德聖賢且不免况小醜乎且如此失罪亦多再三反覆不可乃免將逐之防內城火上馬呼曰若不得禦君

臣盱食天下若役汝尚事我如我事上我亦非欲汝等爭赴火唯從平日所教習耳其功罪一依軍法槌槍衣帶皆焦忠常多病如不勝衣此行也上下同食立二日夜竟全內城歸國上曰御崇德化士節用安民事上不憚勞救內城厄禦中堂災身居東都一消火南都一赴急王庭昇平時功勳孰有踰此者是皆以忠率下之效也賜駿馬遣之至郡山集衆曰是衆士之力也設食共食賞之有差初明正帝崩命護初陵忠常虞士卒不耐寒食其布被人一初明正帝崩飽捕日且浴槽百人一火爐立

人一役者相命咸其首不許曰汝盡汝力我盡我忠

石使衆散就市肆後造皇宮

明昇四日功未畢病卒臨死集將士屬以後事葬不
得用浮屠其棺槨前已造之出則昇以自從為人諄
温克雖工商役矣之賤親与話若迨死莫不泪下
者忠常無子立忠晴子忠直德宗初年卒享保七年
嗣族忠村卒以幼國除以五万石封少弟忠烈為後
二年卒國竟絕或謀名它人子代之大臣咸知名甲
于當時者不可曰始祖之訓有之勿欺詐上名它人
子欺孰大焉以實上聞盖異因是仕于朝云於是本
多氏益衰

忠利封後為奏者領祠曹視事五年免徙封奉母卒

無子以毛利綱元子忠次為後忠次卒子忠英立寬
保二年為大衛將与同官青山幸暈不相得移病免
信宗時起為奏者領祠曹久之遷參政坐郡上虞事
國除

忠次封後補大衛將卒立弟忠晴也于相良憲宗以
除大衛將遷謁者領祠曹忠晴少時投蠅于地死之
以是相矜為戲其父怒曰自古有力人未嘗聞以蠅
相較且是有用力之地乎而無力而為有力欺詐無
所不至忠晴恐折節自勵顯名于時為祠曹善斷疑
獄臨廳輒曰古之僧務德今之僧務利罵罵如罵奴

以忠官稱旨並土千石憲宗歿代典山陵興作卒孫
忠通立忠通卒立郡山族忠村身忠如字子璋信宗
初從封泉族

榊原康政仁木義長後也王父長清自榊未參事親
忠從伊田之軍是時父長政年十七有功長政死之
明年長子清政叛從親鸞徒少子者年十六從戰上
野有功賜名康政凡名有公之名之偏者咸賜而後
名也既赦清政令侍世子一宮之戰康政突陣斬三
人拔堀川先登蒙創從者真之退叱曰康政未死尚
何退倚肩又入敵中圍掛川年大湏賀康高島辰元

忠擊敗其水兵定堀江先登從攻山形景仲于駿府
走之還攻天方破之又擊越兵于姊川之上甲破我
于御方原進迫濱松康政欲待甲攻之而自後伐之
退止軍于西島襲破勝賴陣甲兵出于森与康高等
伐走之甲始病圍長篠甲將景仲救之康政与康高
忠世重次合欲代之會長篠拔景仲走還自乾力戰
破其追兵從擊甲君于長篠破之定遠州別將取二
王堂留攻二股拔之還自小山雨日莫軍乱無有前
後甲兵亦在水東康政令諸將從所欲之斯史軍盡
西從此大豬川上別攻田中不克拔高天神斬首四

十一從入甲州秀吉與信雄構兵康政曰臣聞小牧尾先君之所置也敵據此城則尾在一瞬之中非我利公願疾據小牧敗之必矣酒井忠次至自小牧曰康政之言公必從之參尾乃據小牧拒秀吉。至不能進令三好秀次潛軍突圍崎康政等籠破之追合堀秀政不利還見公勝川執康政手曰我以卿為死康政曰臣等歐疲兵辱參之兵所以不死者欲効力麾下也然秀政不能復戰願公速伐之參遂大勝于長湫秀吉去從攻蟹江拔之公以忠次為久守小牧欲公之無願往者令康政往代諸下皆曰死于秀

吉何辭軍罷與忠勝皆益賜千貫地既公取秀吉妹為夫人康政使往謝小牧之役康政傳檄樂田數秀吉之罪大略言弱君之孤殺君之壯子竊大權攻奪都背恩倍德罪惡通于天必誅無赦秀吉見之大怒購康政首千金於是至其館曰小牧之役得卿甘心今乃知卿之忠其君無貳欲與卿釋前之怨故不俟且未見卿後從如京師拜式部大輔賜第一區秀吉欲公相君以其弟氏規如京師與使者如上田與相治田相事不成楮大須賀忠政國部長盛等為先鋒攻相伏兵酒匂要擊入自外者相降並殺相君封館

林立為大將與直政等五人更如伏見頃之兼世子
傳統其官屬康政復曉吏事典新國之政部青山藤
藏板倉勝重伊奈忠次等經營都鄙達于四境及城
伏見授功諸將曰均與民作亂奉秀康往伐又
為先鋒至磐手名古屋之役康政曰臣未嘗不為從
在前今行遠出臣願復為前鋒公曰此行也非子無
可託東宮者強為我留傳世子是時加藤清正如朝
鮮從康政假其前後以季女嫁子康勝既奉世子如
名古屋我兵與加兵鬪始自平旦相持未稍多康政
與本多忠勝松平家乘騎馬出其間西軍不動收其
衆而反秀吉為之移加壁公歸在江戶聞秀次誅死
即日行至平塚康政自館林馳至已在公前衆咸大
駭三成將攝難康政適往伏見倍道兼行至膳所塞
東海東山之道倂捕有限命盡留入京者出數十萬
緡買諸待行旅之食三日而罷行旅不得食曰江戶
衆一至于斯乎未何多於是歸公者愈多三成之計
不行亦康政當歸會淳田秀家不能和其國大臣相
仇不解康政與大谷吉繼成之公責康政曰而欲淳
田氏之寶乎吉繼大望曰我事內府無所不可何故
辱式部不為我之地於是康政不辭而行慶長五年

自大田原反兵伐上田昌幸席于地高歌意若無人
康政進兵伐之不能終曲去適使者至台世子會于
美濃之野世子怒昌幸欲必擒之初昌幸使人致城康政曰昌幸多變不若攻之
天下急小忿緩大計非所以子事父之道世子乃去正信忠勝不聽迨使者至亦不告康政於是聞之成敗

之揖原康政張陣連日昌幸奇兵逢之而反世子曰
子之策敵如神唯神祖以康政善用衆美母子與之

恒常論兵法此行也本多正信典軍事故不得有功
康政請問為上屈指數日言世子不違戰者非忘也直政聞之曰子此言賢於數百萬之軍
忠勝曰然雖然若大勞與彼倭者相比賞此言康政笑曰我不曉至

此如大阪以直政康政忠勝為執政典軍國事既移
康政封水戶十戶石忠隣高崎十二戶石二家以

為新邑地惡益封不若居前地因安藤直次請止許
之十一年康政如館林德祖聞其病遣酒井忠世土
井利勝挾醫往視使者相望于道竟不起長子忠政
前為大須賀康高養子次子康勝立甲寅督松平康
長丹羽長重成田氏範北条氏重等攻阪佐秋田侯
破阪兵明年病作督小笠原秀政仙石忠政丹羽長
重諏訪忠恒保科正光成田氏範等為之將藤田重
信為監攻阪欲伐木村重成重信止之擊宗明于岩
田破之進合藤堂高虎成阪之兵不得入久
保寺全軍皆散明日戰天王寺斬首七十級阪亡後

二十餘日卒上命忠政子忠次為後補松平氏終其
身大須賀氏絕嗣康勝有妻子平十郎為家丞抑不
立肥後侯忠廣曰我甥也使忠次割万石封之忠廣
奪侯失勢上如京師請從不許立命厩鳥取後二子
使仕元和丑年忠次以兵圍藝侯八年為上祭光陵
賜家丞也三人九年為東宮之屬從如京師從是有
行出或從或守以墾田益万石興作二祖陵寬永十
三年大治都城忠次部在酒井忠勝忠次曰自康政
以來部人不見部人今臣見部人臣不能繼先人請
辭從知政事信繼曰君止兵朝廷有法違之不可測

忠次正色曰臣豈愛死辱先人之命臣意已決堀田
正盛具為上分別言忠次許部牧野忠成牧野内膳
牧野播磨内藤忠興内藤政晴安藤重長井上正利
相馬義胤成瀬藤藏西郷正貞山口弘隆高木正弘
又部井伊直之織田信昌諏訪賴永城西城會中城
災止守富士見郭忠次驅馳就役後發先至有康政
之風先是館林訛言上殺侯發兵取館林樵者走歸
曰山谷之間盡兵也老弱啼泣無所逃走盜賊大作
城守使視之見其旗板橋以北掌吹以東自己至未
始定無知何起二十年從封白川忠次曰臣故世為

先鋒白川所以扼奧弱之口比上出恐不及事上曰
不久從而往慶安二年從為姬路侯以本多忠義
為白川侯忠次按圖謀忠義某山若何對曰我身盜
伐木者其下從是繁茂忠次曰我民當時無易松呂
恨不請大國罪人梟諸其下使松不感多忠義大慙
姬路乞食道路者以之試又無問者忠次曰使之產
糊口道路者我罪也試又牛馬猶有罰試諸人而不
之知何以長國家自今以往我為之父母有若殺者
必為相報罪人有可出者便出撫下以仁天性忠孝
人也書有文武二庫一見不忘所著至浩繁前是漕

船以早晚為率屢壞忠次以大小多寡為率其害頓
除其餘疾民之政一切祛之國大富請造天主于阪
嚴宗不許竟廢天主寬文三年以輔道才之恩拜為大
傅任侍從視國如家多所議定法令白重殉死之令
佐倉侯不請歸國議其罪久不決忠次曰此人輕率
易言不若以狂易聞若然國休無缺親家無相坐有
司從之時人無謗視事歲餘卒子政房立四年卒上
以為姬路中國之樞也非孺子所任移其子政倫為
村上侯憲宗使之收高田卒無子立政直子政邦令
修增上寺禮之如大國室永元年後從姬路為築紫

探題百姓惟大傅之德獻粟為族之壽卻之不止取
三之一四年為上修久野祖廟使質即位拜侍從文
宗厭代命造新廟德宗時卒子政祐立七年卒三族
人子政岑、無行凌辱人、辱已不病日夜飲酒
倡家得名妓為妾列族成風寬保元年之姬路有告
奪家人婦者見徵廢立子忠實為高田族
康政兄清政初宦世子、死從康政居慶長十二
年為久野城主數月間死子照久幼侍左右甚所愛
寵駿府火命照久藏宝器久野厭代遺命典廟陵枕
膝而絕謁陵德祖至其家曰先主愛子我不忘也為

大内記越中守進從四位下上欲進照久位先奏賜
伊勢祭主從二位元和八年照久進從二位賜内昇
殿久之遷中納言至遷梓宮日光命照久子孫世守
久野廟由比正雪被誅照久子照清自江都馳歸引
三春戾兵守久野以正雪謀盜宝也承応三年以騎
六十卒二十人屬之

初淳田氏大臣不和猿掛城主花房職之放之常州
神祖聞其子職克遷池上材辨可使命康政子之以
康勝長請避許而年千石不歸其父職之不憚曰以
我難千石乎亦年之千石先驅將先隊砲卒將以奏

者從阪之軍太宗時自宮衛副帥伊豆守遷長崎令
徵為御史改飛驒守天下稱為善交之士之大夫多
附之者因之益貧年共鹿食無憾耶蘓時以御史從
松平信綱與食客願從者三十人詣原年石谷貞清
監佐賀久雷米柳川福山之兵子右衛門佐職信年
十七之佐賀陣見編竹牌察賊怠懈無固志從五六
人傳城賊遽驚散職充望見曰我寧負統督不使我
子獨死麾佐賀兵入賊竟敗有司奏職充為御史父
子犯法松平行隆奉使不歸報欲立已功奉職無狀
奪行隆邑停職充不朝數日免卒于弓裔將職信至

槍兵將

史臣曰秀吉滅相以其地盡封神祖為直政忠勝康
政忠世擇也樹立其德又召忠勝與之重宝以忠勝
賢於三子也忠勝昂以年之次子可謂智兵世所以
補三執政事或亦實要之當時無喜方略者所聞勇
武實戰已是以今之所得蓋希矣惜哉至後嗣隆替
譜牒所存可推而知也



Vertical columns of handwritten Japanese text (kuzushiji) on the right page.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densely packed and characteristic of Edo-period handwriting.

